



非常记忆

## 爷爷的算盘

文/张升航

夜已深,一切都睡了。只有手中的笔与纸在低语。一旁,那个老物件默默陪着我……

它,便是一直挂在书房的算盘。算下年纪,估摸有70多岁了。小心将它取下,拿块湿巾轻轻拭去表面的灰尘。木珠、竹杆上岁月的痕迹渐渐显现,可不管我怎么用力,包角铜皮和两根铁杆上的锈斑却再也无法清除。原本为了定位而特意做的标识也早已模糊不清,只有儿时用小刀刻的爷爷的名字依然清晰……

奶奶说,这个算盘从她认识爷爷开始就有了,是爷爷十多岁,念完小学的时候一直在用的。爷爷小学毕业后,因为家里穷,就没继续念书了。由于爷爷勤奋加上会算数,就在小队当了计工员,每每记录工时、统计分粮的时候,爷爷就会拿出这把算盘,手指轻快地上下拨动。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后,就有了答案。后来,爷爷又凭借工作能力强,被分配到了公社,担任过社办企业石灰厂和丝绸厂的厂长,直到退下来又回到生产队。村民信任爷爷,他刚回来没多久就被推荐,负责大队的财务等工作。就这样,这个算盘又重新“上岗”。“你爷爷当时别看他小学毕业,算盘可相当厉害。当时就有人说,几个高中生都算不清楚的账,反而还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强。”奶奶说到这里,眼神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。包产到户后,算盘也下岗了。

2000年初,村干部又将财监组长的重任交到了爷爷手里。在我印象里,爷爷主要负责村里的分红,每年年底是爷爷和算盘最忙的时候。在计算金额及复核时,爷爷都会拿出它,熟练地用手上下拨动,嘴里似乎还念着口诀。有时我在楼下,就能听到清脆的“噼啪”声。小孩子总是有很多的好奇心,我悄悄跑到楼上透过窗户看个究竟。爷爷工作时很认真,我就这样静静看着,直到爷爷忙完。年幼的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书房,拿起算盘把玩,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拨动珠子。爷爷不仅没生气,还一脸宠溺地看着我,随后又耐心地给我讲算盘的知识和使用方

法。爷爷说,它每列由两颗上珠和五颗下珠组成,是最常见的“上二下五”式算盘。上面一颗珠子代表“5”,下面一颗代表“1”,计算时采用“五升十进制”,就是每一档满“5”的时候,用一颗上珠表示;每一档满“10”的时候,便向前一档进“1”……爷爷讲完,我像听天书一般,就差睡着了,不过内心却对这位只念过小学的爷爷又多了一些敬佩。

那时候,我曾问过爷爷,“咱家有计算器,速度快还精准,您为什么还用这么老的算盘呀?”爷爷一本正经地告诉我,“这个算盘跟了我一辈子,有感情了。而且爷爷老了,万一用计算器多点或少点了数字,我对不起信任我的村民啊!”朴实的话语,顿时让我面红耳赤,也打心底更明白爷爷的为人:踏实、正直。我想,这也是村民如此信任他、尊重他一辈子的原因吧。

2015年,身体一向健康的爷爷却得了尿毒症。因为身体原因,爷爷辞掉了村里的各种工作。记得有天做完透析回家,我上楼喊爷爷吃饭,碰巧看见爷爷捧着算盘,一个人看了很久很久,似乎有很多话想说,但却什么都没说。最后,爷爷把算盘放在他的书桌上,挑了一块红绸布轻轻盖上。2017年冬天,爷爷尿毒症引起一系列并发症,那是老人第一次进ICU。原本我还期待着他能坚强地出来,再教我打一回算盘。可他进去后却再也没有出来。那天,雪下得很大,天空特别阴沉。从医院回来后,我再也忍不住,一个人跑到爷爷书房,抱着算盘,大哭了一场。

爷爷走后,奶奶几度想要把算盘丢了,她说看着难受。但都被我以保护老物件为由说服了,终于将它留下。其实我明白,那只是我的借口罢了,我只想在这件特殊的物件留在身边。因为它不仅陪伴爷爷度过了一生,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和踏实。

笔落至此,已是凌晨。不知何时,桌上竟多了一摊水。抬头看看这位“老友”,月光正洒在它身上,将岁月侵蚀的痕迹照得特别清楚。包角铜皮上的锈斑闪烁着,特别亮,像极了一枚勋章……

小说品读

## 结 账

文/李洪峰

小城的许多人早餐通常都在面店吃二两面条。阿黄也不例外。

阿黄处世精明,遇到朋友或熟人总是满脸堆笑,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,面部肌肉往上一拉,挤到眼皮下,像一条田埂。

他有一个特点:喜欢盘算。尤其在吃早餐这事上,算计得比猴还精。

老婆没有工作,他得精打细算。

阿黄有个习惯,从周一到周五,5个工作日内,每天早餐在固定不变的一家面店吃二两面条,然后准时上班,雷打不动。

面条为本地有名的龙须空心面,牛肉臊子。这面吃起来爽口,不腻,有滋有味。吃完面,连汤都要喝得一千二净,说营养都在汤里。

阿黄吃面要选时间点的,在店里没有熟人,或客人较少时才去。进店后,跟老板说“二两,常规的”,老板都知道是“少红,牛肉臊子”。但阿黄不会立即结账,一般是吃到最后,吃完面喝尽汤走时才结。往往这个时候,店里来了很多客人,有熟人,或朋友,每天是有常有的事。

面店在政务中心对面,人来人往,生意超好。

阿黄的运气似乎总跟这家面店生意一样——超好,几乎不花钱,都是别人帮他结了,不是这个结,就是那个结。

毕竟,谁还在乎一碗面钱。

这跟结账的时间点有关。阿黄研究了许久才得出了结论。

大不可细算。每天二两面条10元,一周5个工作日内,早餐就是50元,一个月按4周算,起码也有200元。这省下的200元,要办好多事,至少又可以给孩子买一套学习丛书,或玩一次水上乐园。

通常,一般人进店吃早餐,就顺手用手机扫贴在店门口的微信二维码,把账结了,坐等面吃。这样至少有一个好处,免得吃到中途碰到熟人。即便碰到也不管了。如果没有结账,别人帮结了,虽钱不多,却欠下一个小人情。要是等着最后结账,都会碰到熟人或朋友的,别人一问没结账,许多人都会客气地顺带结账的。

这一前一后的结账,细细想来,还真有些道儿精。

阿黄似乎喜欢长期欠点别人小人情。他有一句口头禅“脸皮厚,吃得够”。

阿黄总是吃完才结账。但通常还等不到吃完,就有熟人或朋友进店吃面。一看阿黄在,礼貌地招呼一声,顺带问:“结账了没有?”“不用,我自己来。”阿黄委婉回答时也相当于在推辞,当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思在里面——没结账。这一来,账,当然被他人结了。

因为你比别人先进来,总得先吃完吧,你离开时总得去结账吧。所以一旦碰到这种情况,阿黄不能撒谎说“我结了”,不然在熟人或朋友面前假结账,别人会瞧不起的,于是就干脆点。

那天,是阳历年的最后一天上班,上完班就放假了。阿黄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面店,常规的要了二两面条,慢条斯理地边吃边看手机。吃到最后也没见一个熟人或朋友来吃面,只好自己起身实打实地去结账。正扫二维码时,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肩膀。回头一看,是多年不见的一位高中同学,同进来的还有几人,看样子是同学的朋友。

阿黄怔了一下,寒暄几句后,爽快地问:“几位?”

“我人多,用不着。5位。”同学客气地报出了数字。

阿黄嘴角一扬,抵着笑,继续完成手机上的操作,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,说:“都结了。慢慢吃,上班去了。”

他共结了6碗面钱。

走出店,阿黄自言自语:今天活见鬼了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